
太平洋战争新资料

——日军以细菌战攻击美军和美国本土内幕

吴天威

近几年来,特别是1995年3月17日《纽约时报》以头版刊载纪思道所著之《日本面临战时的残酷暴行》一文,日军七三一细菌部队之暴行以及美国政府对七三一部队之掩盖已引起美国舆论界及民众的瞩目与关心。就近百年和今天的国际公法和人类的道德标准而论,七三一部队所犯之暴行及美国政府掩盖七三一部队之事实都是无法容忍的。

战后的数十年,日本官方出版了数百本有关第二次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书籍,但对其细菌战仍是忌讳不谈。远在1932年,日军即在我东北之哈尔滨城附近以中国人做活体细菌实验及制造细菌武器。七三一部队本身以活体实验即杀害3000人。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在我63座大城建立细菌战分部及细菌制造工厂,而我同胞遭活体解剖和细菌实验致死者达数万人。日军自该年起在我国20省内进行过细菌战,军人除外,已杀死我无辜平民27万人。

时至今日,美日两国政府仍不肯将这段可耻的历史真相公诸于世。但是,尽管在日本政府的不断压力下,仍有极少数的前七三一部队成员良心发现,在走入坟墓之前,道出其所知七三一部队罪行的秘密。另外有一些青年学生和教师,对于日本政府欺骗的报道由怀疑而投入调查研究,如日本埼玉县庄和高中师生远藤光司等对于七三一部队所需的老鼠来源的调查。这些调查在有些问题上,已经作出颇有价值的突破。这包括“1943—1944年细菌战计划”

“塞班岛战役使用细菌武器问题”、“攻击美国本土的气球炸弹”、“夜樱花细菌战攻击美国的准备”、“1945年七三一部队之积极备战”、“美军战俘被七三一部队作人体实验”、“细菌战的老鼠来源”、“美军继承日本细菌战之设施、人员与研究”。今就新资料及最近之研究成果，将上列诸问题简单报告于后。

一 太平洋美日海军决战与东条垮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更加紧发展细菌战。日本海军自1942年6月中途岛海战失利（丧失航空母舰4艘），已终止积极作战而改取守势，但其战力尚保有足以对抗美国太平洋之舰队。后经半年之瓜岛（Guadalcanal）争夺战，日军于1943年初勉强完成自瓜岛的撤退，日本海军战力显著下降，无力恢复。惟是年9月30日的御前会议仍制定“绝对国防圈”，北起千岛、小笠原、中太平洋之马利亚纳、土鲁克、西加罗林群岛、西新几内亚、爪哇、苏门答腊，而缅甸全境。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即以确保此一“绝对国防圈”，准备与美国海军作一决战以挽救颓势。

美军在太平洋的反攻始于1943年11月中旬，以强大的海军攻占吉尔贝特岛（Gilbert islands）。翌年2月初再攻占战略要点马绍尔群岛（Marshall islands）。马绍尔群岛的失陷使日军损失陆海军人员达3.4万余人。美军随即空袭日海军在中太平洋之基地土鲁克（Truk），不数日，更空袭西北方之日军核心在马利亚纳群岛（Mariana islands）之塞班及提南岛，日本大本营为之震惊，日首相兼陆相之东条英机以高压手段强迫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元帅及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元帅辞职，自兼参谋总长，海相岛田繁太郎兼军令部总长。东条此举得天皇裕仁的支持，故自2月21日起至塞班沦陷，东条内阁于7月18日总辞为止，这半年期间，东条的确几成为希特勒在法西斯日本的化身。

东条在大权独揽后，无意放弃马利亚纳群岛及加罗林群岛

(Caroline islands) 而退守菲律宾, 反而大举自关东军及中国派遣军调兵, 充实太平洋各岛防务, 准备决战, 并加紧研制决战新武器。5月2日, 在裕仁亲自主持下, 作兵棋演习, 由东条、岛田两总长担任统裁官, 实行海陆一体的作战准备, 于5月下旬完成, 以备当敌进攻小笠原(Bonin islands)、马利亚纳、西加罗林时进行决战。

美军于大举轰炸塞班、提南、关岛数日后, 于6月15日登陆塞班, 太平洋之日美海军决战随即来临。19日到20日, 美海军大小航空母舰15艘载950余架飞机之强大舰队在史普鲁恩斯(Spruance)上将率领下在塞班岛、提南及关岛之西海面与小泽治三郎中将率领之日本海军以9艘航空母舰为中心之强大舰队自菲律宾东驶, 寻求“航空母舰时代之特拉法加角”(Trafalgar: 1806年英海军大将纳尔逊击败拿破仑之海军)。决战于19日晨展开, 次日即结束, 美海军损失轻微, 战舰2艘, 航母2艘, 重巡1艘受损, 飞机损失130架, 无一航母被击沉。美史普鲁恩斯上将及米兹奇中将(统率15艘航空母舰之机动舰队司令)始终未能查明日本航空母舰的位置, 但两艘日本舰母竟遭美军潜水艇所击沉, 另一航母被美机于20日炸沉。另外日本4艘航母受伤, 仅两小型航母无损, 但航母之飞机450架已损失400架。难怪小泽司令于20日晚下令脱离战场, 于22日率各航母驶入冲绳之中城湾。其他战舰等多由栗田中将指挥转往新加坡。日本期待已久的维护“绝对国防圈”之反击决战以挽国运之计划瞬成泡影。

日本海军决战虽已败北, 塞班岛日军2.7万余人, 自6月20日后退至达浦久山为中心之山脚继续与登陆之4万美军作战。自23日美军已全面使用占领的机场。日本大本营于22日、23日两天研讨夺回塞班之作战, 但以无法夺回制空权而放弃。日本守军战至7月7日全军覆没, 自杀和由悬崖跳海者甚众, 仅1700余人被俘。美军伤亡亦颇惨重, 3426人阵亡, 13099人负伤。提南岛及关岛经激烈战斗后, 于7月24日及8月2日被美军占领。如是, 美军蛙式跳跃反攻战略已获辉煌成果, 但日皇裕仁及东条英机继续作战以

争取胜利之决心并未动摇。塞班之失守与马利亚纳群岛海军决战之惨败促成反对东条领导之重臣(多为前任首相,即若槻礼次郎、平治骥一郎、冈田启介、广田弘毅、近卫文、阿部信行、米内光政等前首相,及枢密院议长原嘉道、内大臣木户幸一)联合迫使东条于7月18日辞职。22日由小矶国昭出任首相,米内光政为海军大臣,是谓小矶米内联合内阁。

二 1943—1944年日本细菌战计划

东条英机自始至终是细菌战领袖石井四郎的支持者。他远在关东军宪兵司令任内(1935—1937年),即负责七三一部队作人体实验的供应。以后东条历任关东军副谋长及参谋长,为石井之顶头上司。东条转任日本陆相时,石井细菌部队分布于日军所占领之中国各大城,东条升任首相之当月(1941年10月),即颁发石井最高技术成就勋章,并与石井合影载于报端。东条兼任参谋总长后,于1944年3月下旬曾对其第一部部长真田穰一少将说:

不要忘记制敌于死地之作战。处处被动就无法取胜。美国本土之要害,仅靠气球不能发生作用。

东条所谓的“制敌于死地”的要害当然不是以气球飘送美国本土的燃烧弹。在战争末期,石井多次在集会上说:“是细菌部队拯救了日本国家。”

1943年4月,总参谋部召开秘密的“保号碰头会”决定:(一)关东军,华北、华中、华南各军及南方军防疫供水部和军医学校同时准备开始大量增加生产老鼠和带有鼠疫的跳蚤;(二)以军医学校为中心,计划在埼玉、茨城、栃木等地生产74万余只老鼠。各军生产鼠疫感染的跳蚤的配额如下:

关东军每月产10公斤(截至9月底可累计生产100公

《日军对华作战纪要丛书》第26卷《东条内阁之最后挣扎》,台北译印,第444页。

斤); 华南军月产 10 公斤; 华北军月产 5 公斤; 南方军月产为 50 公斤。

是年 10 月 19 日, 石井四郎在军务局会报上刊载《关于“保号”报告的要点》, 内容包括:

大本营参谋井本熊男方案: 人员 1.2 万人, 老鼠 600 万只, 经费 1.2 亿日元; 真田穰一方案: 人员 6000 人, 月产老鼠 200 万只, 经费 6000 万日元; 紧缩方案: 人员 2000 名, 月产老鼠 60 万只, 经费 1200 万。

石井四郎提出先发制人, 无视国际舆论, 并告细菌战受害者之死亡率为 77—90%。拟以飞机 27 架, 每两个月以 12 架细菌战飞机攻击以下地区之一: 缅甸、印度、中国、新几内亚、澳大利亚及其他岛屿。上述计划是否付诸实施, 无从查悉, 但显然的在太平洋马利亚纳决战中, 细菌战未能发生效用。

三 塞班岛战役使用细菌武器问题

根据石井四郎的建议: “1938 年 7 月成立了 18 个师团的防疫给水部(即细菌战部队), 在战场上的各师团中进行活动。随着日军活动范围的扩大, 又补设了机动部队。”

防守塞班岛的第四十三师团当然配有细菌战部队, 而在该岛陷后的日本战俘中发现有来自满洲的熟习细菌战的医务人员。但即使撒放了细菌, 在盟军及日军双方的炽烈炮火下, 细菌也会灭亡。同时双方死伤枕籍, 无从查知孰作细菌的牺牲品。事实上, 增援塞班岛之第一四五联队等及新派之第三十一军部附提三树男少将滞留于硫磺岛, 无法进驻塞班。又据可靠报道: “石井制定攻击在塞岛的美军的计划, 从七三一部队的成员中, 选择了 17 名最能干的人员率领一大攻击队。石井的计划是把塞班机场的跑道喷射

郭成周、廖应昌著:《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7 年版, 第 42 页。

了鼠疫感染的跳蚤，致使美军无法应用。攻击队装船输送，但在未到达目的地之前，遭美国潜水艇击沉，仅一人生还。”

迟至7月5日，日军反击塞班岛作战早已放弃，陆军省各局长仍开会讨论向塞班和关岛使用细菌武器，其困难为跳蚤和老鼠的生产能力及飞机缺乏，无法解决运输问题。石井建议：“现在起在小笠原群岛的父岛和硫磺岛上存放鼠菌。”他还声称：“鼠疫苗的潜伏期虽为10天，但被繁多的跳蚤所咬，潜伏期可缩至4天，即便是美军，量他初期也不会作有效的防御措施。”

关于使用细菌战问题，真田穰一郎长在其1944年11月14日的日记中记有：“关于使用‘保号’一事，要和军务局长谈一谈，是否现在起就开始谋略性使用。”当时任七三一部队长的北野政次少将曾建议采用大规模的“战略性”使用，以其所研制的五十型蛆虫弹（陶弹），于距地面500米由飞机投下，颇具杀伤力。但真田于11月28日所记之“总参”部长会议决定：“挫败敌人的士气，阻止对方的进攻看来是困难了。作为应急手段，使用机毁人忘的人体飞机战术……”真田在日记里又说：为考虑将来的使用，应进行有机的统一准备。关东军搞的使用鼠疫苗、炭疽菌和研制的鼠疫苗弹、蛆虫弹试验结果是准确适宜的。在华的支那派遣军若从12月25日起开始增产的话，到1945年2月即可生产鼠疫苗跳蚤7公斤半（按一次性增产可达55公斤）。他最后写道：“对支那的增产计划尤其是快速增产计划所做的努力表示谢意。”

四 攻击美国本土的气球炸弹

日本不仅研究发展细菌武器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在其他武器

医务局医事科长大家文郎科长备忘录，转引于郭成周、廖应昌前引书，第85页。
见吉见义明：《陆军中央与细菌战——摘自日军军官业务日记》，1995年在哈尔滨中日联合召开的“反对侵略维护和平座谈会”论文。

的研究上亦不在欧美列强之后,如“超远程飞机”(用于轰炸美国本土之用。因如按预定计划制造此型飞机,则务必减产陆军机“几八四型”943架、海军机“银河”235架而作罢)、“热炸弹”(由飞机至高空投下,降落到距离海面约2000米时,侦知敌舰船之热源,尔后炸弹本身自行导向于热源——敌舰船,而绝对命中目标)。即使在原子弹方面,日本亦甚积极。据最近研究报道,日本在投降前夕,已在北韩试爆一原子弹。然为世人所熟知者,在二战期间日本曾向美国大陆发放气球。

战后美国最先派往日本调查和接收七三一细菌战资料的细菌学家莫瑞·山德斯中校(Murray Sandeis 曾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并被诺贝尔奖金提名)也是负责调查日本气球的当事人。1944年12月和以后的几个月,在美国(也有一些在加拿大)发现自日本飘来气球约200个。气球为米纸所制,直径30尺,圆周91尺,每个气球带1个燃烧设施。结果美国只有7人为日本气球炸弹所炸死。惊奇的是山德斯没有发现任何一个气球上有危险性的细菌。40年后他回忆说:

我当时和现在的唯一解释是石井还没有准备好输送他在平房所制造的东西;他还没有掌握这种技术。他们对于微细菌的研究还不够好。如果他们已经成功,我们便在石井掌握之中。

其实日本以气球炸弹(称为“不号”武器)攻击美国本土之计划远较山德斯所能构想的为大。1943年8月,日本陆军部令第九陆军技术研究所试作,由草场季喜少将为首,于同年11月完成最初之试作气球。于翌年2—3月准备了约200个气球,在千叶县一宫海岸举行大规模之空飘试验,后经陆军省、兵器行政本部及参谋本部开会检讨,决定于1944年底至1945年初,实施大规模之“不号”

P. Williams and D. Wallace *Unit 731 - Japan's Secret Biological Warfare in World War II*. New York: Free Press 1989 p124

攻击。对于此次气球空飘试验，真田部长在3月底的日记有如下之记载：

实施空飘 226 个，顺利飞翔者 186 个，抵达 13 处，经 24 小时之观察，成果不确实。明年希望制作 3 万个，需要纸与；每个需要“氢”300 公斤。

当时日本海军亦做相同的实验。1944 年 6 月后，两者合并，折衷设计研究而成。攻击美国本土之结果为：1944 年 11 月至翌年 4 月上旬为止，总发射数为 9000 个；据美国方面报道，约有 200 个气球以完整之形状被发现之外，至少有 100 个在空中爆炸经目睹发现闪光者。根据保守的估计，至少有 900 至 1000 个气球到达美国本土。

又上述报道人注称：“搭载之炸弹大部分为燃烧弹。‘那么少部分是否为细菌炸弹？山德斯的调查并未发现细菌。同时真田也说：“不号”对美气球炸弹攻击共发射 9000 个，而承认“实质上效果近乎零”。既然漫无目标向美国发射燃烧弹，除发生一些宣传作用外，对于实际战争亦无任何意义，为什么决定 1946 年制造 3 万气球飘送美国？东条不是说过吗：“美国本土之要害靠气球不能发生作用！”

又在上述资料中记载，“不号”武器成败之关键在于高气层风，飞翔距离有 8000 公里，平均时速 200 公里，需时 40 小时；上空之气温为零下 50 度以下，气压几近地面气压四分之一，气球内气体之温度昼夜相差 30 度，在此情形下，鼠疫菌或炭疽菌是否能生存？及由气球散放于天空后是否能生存？

前日军细菌战以南京为据点的一六四四部队成员石田甚太郎，不顾一切压力，在病榻临终前，将其所知该部队的罪恶活动告诉他所在上海复旦大学留学的甥女水谷尚子。此口述全文发表于 1995 年 11 月 29 日上海《文汇报》。兹将石田所述气球炸弹一节抄

录于下:

战争后期,日本制作了很多气球炸弹。气球炸弹实际上不是“炸弹”,而是一种传播细菌武器的手段而开发出来的气球。一六四四部队曾进行过这种装载在气球上的“鼠疫跳蚤”的开发研究。但是,培育出来的鼠疫跳蚤生命力很弱,随气球飘出去后马上就会死亡。因此,如何培育出健壮的跳蚤就成了最大的研究课题。

五 “夜樱花”细菌战攻击美国的准备

以“气球炸弹”攻击美国本土于1945年4月底已告结束,但其效果“近乎零”。大规模的以气球细菌炸弹攻击美国有待于次年。惟美军已于4月1日在琉球群岛登陆,本土决战迫在眉睫。日本企望扭转乾坤的武器只有鼠疫细菌了。约于是年6月,七三一部队组建了一支“细菌特攻队”,其代号为“夜樱花”。从七三一部队的500名新兵中挑选20名,以今天还健在的小幡石雄为攻击队队长,用潜水艇将攻击队送至加利福尼亚州海岸,于夜间在圣迭戈(San Diego)登陆撒放鼠疫菌,攻击日期订为9月22日。小幡队长拒不透露“夜樱花”之内幕,但“平房三角会”原队员之一曾出面作证:

9月22日从日本出发,目的地是美国的圣地亚哥军港。20名特攻队员乘潜水艇接近距军港500公里处,改乘舰载机着陆于军港背后,特攻队员手持鼠疫跳蚤,自身也成为感染源,向周围散布鼠疫菌。特攻队骨干为此接受了为期一个月的训练。为了实施这一计划,从1945年6月前后起,细菌工厂实行24小时连轴转体制,并且研制了毒性比平常细菌大10倍的变异菌种,开发了干燥鼠疫菌的保存技术。

森正孝:《七三一部队与细菌战》,1995年反侵略维护和平座谈会论文,转载于郭成周、廖应昌前引书,第438页。

幸而日本于预定的攻击日期 9 月 22 日之前 6 星期就已宣告无条件投降了, 否则圣迭戈的无辜百姓很可能遭到严重的危害。

六 美军战俘被七三一部队作人体实验

关于七三一部队以美军战俘作人体细菌实验一事, 美国联邦调查局起先承认确有其事, 但自 1956 年以后则改变态度。尽管美国的生还者, 如奥克拉荷马州的罗垂科斯 (Gregory Rodriguez), 不断提出七三一部队曾对在沈阳的美国战俘作细菌实验, 而前七三一部队成员植园真寺也予以证实, 但美国国会却拒不承认, 藉而不负责彼等之医疗费用和受害补偿。在沈阳的盟军战俘共 1485 人, 其中 1174 人为美国籍。他们在沈阳的第一个冬天 (1942—1943 年), 就有 430 人死亡, 其中绝大多数是美国人。至 1943 年 8 月, 又有 230 人死亡。澳洲战俘医生布兰南 (B. J. Brennan) 在他保存的日记说战俘遭到日本医药人员的实验。使他最感不安的是有一天, 150 名美国战俘整队出发离开战俘营, 他们一去不返。

英军在沈战俘皮梯 (Robert Peaty) 少校在卫生纸上以密码文字写下的日记中记载: “1943 年 2 月 13 日有 10 名日本军医和 20 名低级士官抵达”, 进行身体检查并注射天花及伤寒等防疫针, 直到 2 月 24 日为止。但是在其 23 日日记写道: “105 天里, 死了 186 人, 全是美国人。”

皮梯少校所记正符合东京审判英国检查团收押的 1948 年 2 月 17 日的文书所载: “为了某种目的被遣送集中营的战俘。收容 3 个月后, 一名叫做永山的部长曾对这批战俘的营养失调情形做了报告。”这位永山正是七三一部队诊疗部长永山太郎上校。

英国收押的资料有梅津美治郎的《关东军作战命令九十八号》, 内称: “派军医 32 名前往奉天战俘集中营。”接到此命令的关东军军医部长梶塚龟一中将立即由七三一部队派遣。在日期上及所派人数上正符合皮梯少校所记。

此外,苏联于1949年末在伯力(Khabarovsk)举行的对日本细菌战战俘的审判,也留下了美军战俘遭七三一部队做人体实验的证言。七三一部队第四部细菌制造课长柄泽十三夫供称:“各种人种的血液的免疫性也纳入研究。湊氏乃是使用美军战俘的血进行研究的。”同柄泽课长在一起工作过的森下清人说:“苏联人与英美人是可以看出、分别得出的。在‘马路大’(日文‘木头’,意指用于活体解剖和细菌实验的人)里面曾看见过美国人或英国人。也曾在‘马路大’的人里听过说英语的人。”再者,一位前七三一部队少年队队员作证,他曾在陈列的人体标本的名簿上,看见记载着“美国人”、“英国人”等字样。(见1994年6月1日《光明日报》)

以上证据已足够证明七三一部队以美军战俘作人体细菌实验,已成为无可否认的事实。无疑的,今后会有更多的有力证据出现。

七 1945年七三一部队之积极备战

日军七三一细菌部队虽然对防守塞班之役未能作出明显的贡献,参谋本部放弃北野政次的大规模的“战略性”的细菌战计划,而采取“谋略性”的使用细菌战,但实质上,日本从未放弃“战略性”的使用细菌战的准备。按“保号计划”,“日军到1945年6月可生产鼠疫跳蚤135公斤,到9月可达300公斤,而到12月则达800公斤。老鼠的现有量是25万只,按1000只老鼠可生产1公斤鼠疫跳蚤算,每月能保证30万只的话,即可生产300公斤”。其生产分配额如下:

关东军150公斤跳蚤;支那派遣军60公斤(华中30、华北20、华南10);南方军60公斤;内地(日本本土)30公斤。

就此生产分配额来判断,七三一部队本身即负担总生产额之半,而且附属南方军之支部虽然已在菲律宾、新加坡、河内及仰光迅速开展细菌武器的研制,其实力与在中国占领区相等。同时,细

菌武器发源地的日本本土反倒显得生产落后,唯生产原料——老鼠——主要来自日本。其原因不外是:人体实验的“马路大”来自中国;在日本本土制造细菌可能使日本人受到感染。

日本陆相杉山元于1945年1月初决定停止战略性的“保号计划”的实施,可能鉴于攻美气球炸弹的失败及细菌增产的目标难以实现。但是,对于生产300公斤细菌的目标并未放弃,仍规定关东军在东北以现有之老鼠22.5万只,补充21.9万只,另在我东北就地筹集小白鼠10万只,以期达到生产目标。

为加强细菌战之积极准备,日皇晋升石井四郎为陆军中将,于3月1日派回平房重新领导七三一部队(石井于1942年8月调任在山西的日本第一军军医部长,遣缺由北野政次少将接任。1944年夏,石井被调回日本,在陆军军医学校建立细菌研究总部)。石井返平房后即宣称:

第七三一部队已有充分的作战准备,在必要时就能身大量致命细菌直接攻击敌军,能用飞机对敌军后方的城市进行细菌战袭击。在1945年6月至9月间就会发生最后的决战,因为那时美军必然派大量陆战队到日本境内袭击,我们必须周密地准备作战。各条战线上的战况恶化,我们到1945年春末或夏季就会使用极端手段,包括细菌武器在内,以便争得有利于日本的转机。是细菌部队拯救了日本国家。

石井制定了在东北“增产(老鼠)300万只的计划”,并于4月与伪兴农合作社签订协定征集田鼠。“满洲国”兴农部曾向各省特殊供应大量的小记事本和小刀,动员小学生捕捉野老鼠(又名田松鼠)。于是满山遍野很多人提着鼠笼奔捉老鼠的古今奇观出现了。石井更召集七三一部队支部队长会议(除大连卫生研究所,共有4个支部皆分布于北满接近苏联边境:林口、牡丹江、孙吴、海拉尔4支部,以林口支部最大)。关于这次会议,林口支部队长榊原秀夫留

下如是口供:

1945年4月,我参加了七三一部队本部召开的支队长会议。石井四郎部队长命令各支队大力动员部下进行捕鼠工作。会后我回到林口召集了支队的干部会议,决定在林口设置一个以间所少尉为首的25名常设捕鼠班专门从事捕鼠工作;另外还组织渡边中尉、岛田准尉为首的几个临时性的捕鼠班……这样大规模实行捕鼠的结果,自1945年4月至7月间,林口第一六二支队先后送交七三一部队的老鼠有2.6万余只,供七三一部队制造细菌武器用。

又海拉尔支部饲养和捕捉的老鼠有1.3万只;孙吴支部捕养千余只;牡丹江支部捕鼠资料阙如。1945年6月,七三一部队只有老鼠25万只。每千只老鼠可生产1公斤鼠疫病菌,共得250公斤。估计每公斤鼠疫菌可杀伤敌人500名以上。很明显,日本的细菌战对从空中和海上来的美国敌人很难发生效力,而最大问题是如何防止细菌战中,日军本身感染的问题。基于生产不足和对美细菌战的效果的疑问,日本参谋本部是对“敢死队”计划(指“神风队”自杀性攻击)和细菌战备战并重的,但这主要是对美国的进攻而言,是与对苏备战有区别的。日本自1939年夏与苏联在外蒙之诺门坎战役中使用细菌战,而1940年后七三一部队所设立之4个支部也是以苏联为假想敌的。当年代表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大将下令给七三一部队用全力进行增产的副参谋长松村知胜在伯力审判的供词正是这种说法:“由于已经有了相当的准备,要在战争发生时使用细菌武器反对苏联。”尽管参谋本部于1945年7月24日下令停止细菌战之“保号计划”,这显然与日军在东北与苏联作战无关。山田大将在伯力法庭上指出他所管辖的那些细菌部队的生产潜力:“这种生产能力极为强大,单是第七三一部队在必要时就能用自己的武器去保证日军进行细菌战。”山田继续说:“由于苏联

《侵华日军七三一细菌部队专辑》,卡城1995年版,第113页。

加入反日作战和苏军迅速深入满洲腹地,遂使我们失去了使用细菌武器来反对苏联及其他国家的可能。”

八 日本细菌战的老鼠来源

过去讨论七三一部队研究实施细菌战的时候,未曾涉及“老鼠”的来源问题。最近,日本埼玉县庄和高中教师同3名学生野泽大二、小谷中政树、藤谷元文进行调查,得知埼玉县曾提供大量老鼠给七三一部队。这证明,庞大的七三一部队是不能独立存在的,它必须得到本土民众的支持。埼玉县供应老鼠即为最重要的支援,埼玉县东部饲养老鼠是从明治时期饲养玩物开始的,大正时期(1912—1926)作为实验用品提供给各大学。贫苦农民多以此为副业,老鼠商亦随之出现,经常前来收购老鼠。老鼠商小泽市三郎于1930年开始为军部收购老鼠。他设立了埼玉县“医科学试验动物生产实行组合”,垄断了当地老鼠的收购。他与军部的关系,在1943年12月10日《埼玉新闻》的一段文字中透露:

由陆军军医学校特定埼玉县农会指定的医科学试验动物生产实行组合主办的小动物增产协议会,于9日下午1时在粕壁町东武座召开。国民仪礼后,小泽组合长致词,因动物增产在决战时局下具有重要之使命,故签订了关于增产之决议。

塞班岛失陷之际,使用细菌战虽经批准,但未生实效。据军务局医事科长大冢文郎大佐的《备忘录》,“最大的理由是老鼠的生产能力不足”。大冢的前任金原节三大佐的1943年4月的老鼠增产计划如下:

一、以粕壁(今埼玉县春日部市)一带为主,每家30只,每4000家为一组合。本年度预定:埼玉47.5万只,茨城20.5万只,栃木6.45万只,计74.45万只。

二、如果埼玉县补给饲料,预计增产20万只,最大产量可

达 100 万只。

另据大本营参谋井本熊男的日记：“琦玉预计 5 月间 5—7 万只，6 月 10 万只，7 月 15 万只，8 月 20 万只。20 万只的老鼠饲料，每月需碎米 90 吨。”

关于琦玉老鼠向中国及南方细菌部队的输送也有实据。陆军主计天野良治证实：

1942 年，他根据满洲的“订货”前往琦玉收购老鼠。除琦玉外未去他处，主要是春日部、南樱井、小边（现庄和町）每月运出 5 万只，再通过防疫给水本部分派给各部队。其中半数以上输送给七三一部队，利用运送“马路大”尸体的飞机（注：证明在平房被杀者有时运回日本研究），从立川直抵平房。

春日部的一位业者证实：“防疫给水部每周六约运送 3 次老鼠，特别是七三一部队需要的食饵量为多。”又新加坡细菌部队一位宰领官证实：“1944 年 10 月，3 架七三一部队专机运至新加坡 5 万只老鼠……是从琦玉运来的。”

最后应该一提的是琦玉老鼠商小泽同军部及七三一部队的密切合作，其中介人是七三一部队成员小林喜作。小林毕业于军医学校，是石井四郎的近邻，小泽的老朋友，他在七三一部队服务 9 年。战后小林追随小泽为美军效命。

九 美军继承七三一部队的事业

日本投降不久，小林喜作和小泽市三郎即投向美军四六部队服务，仍操旧业，为美军供应老鼠。在 1950 年初的一份经济调查文件，题为《埼玉县医科学试验用鼠种二十日鼠的饲养情况实态调

远藤光司等：《七三一部队与琦玉鼠》，载于《东北沦陷史研究》创刊号，1996 年，第 69 页。

查》，调查期限为 1948—1949 两年，全文分 9 章。该文件反映了当时老鼠生产的概况，包括生产地域，集运路线，贩卖价格等。饲养老鼠农家有 6000 户，输送给盟军总部之老鼠数量是：1948 年 43 万只，1949 年 51 万只。此一数量与战时 1942 年 5 月琦玉每月产量 5 至 7 万只相近。

另有盟军总部的一份英文文件，日期为 1950 年 2 月 9 日，载有占领军需要老鼠数量为 45 万只，此乃老鼠需求量的最高数字。据当地农家的反映，这个时期也是老鼠生产的最盛期。上边曾提到 1945 年 6 月，七三一部队在细菌生产高峰的时候，只有老鼠 25 万只，我们必须问，驻日美军为何需要如此惊人数量的老鼠？

日本投降仅一星期，美国即派细菌专家山德斯登陆东京，负责调查和收集七三一细菌部队的情报和资料。山德斯受其翻译联络员、前七三一部队石井的得力助手内藤良一中校（曾于 1939 年来纽约洛克菲勒医学中心寻求黄热病细菌原体遭拒）的欺骗，认为七三一部队并未从事人体细菌实验，而说服麦克阿瑟元帅对七三一部队成员免按战犯追究。但不久山德斯即发现七三一部队确曾作人体实验，其本人只在日 10 个星期就被召回。至 1945 年底或 1946 年初，美军情报人员与七三一部队高级官员 5 人在镰仓会议，日人愿交出全部细菌资料，免入苏联人之手；美方允七三一部队成员免按战犯追究。石井有计划地转让资料，同时要求书面豁免始能提供全部资料。麦克阿瑟一面阻止将七三一部队提交“东京审判”，封锁资料免其落入苏联人之手，一面向华盛顿交涉豁免七三一部队成员为战犯。他于 1947 年 5 月 6 日给华盛顿当局的内容 5 点的长电颇具代表性，其最主要一款为：

若答应以书面保证石井及其协助者免受战犯罪责的起诉，即可获得日本陆军高阶层内部之计划和石井细菌战的全部理论内容，而且此举亦能使石井获得从前部下的全力协助。

麦克阿瑟的电报使华盛顿当局感到困扰，除外交部外，海陆军部完全赞成。无论如何，联合参谋长主席直到 1948 年 3 月 13 日始

回电麦氏允予所请。

另一方面,麦氏与陆军部不理睬外交上和公文形式上的顾虑,而开始密切与石井合作来发展美国的细菌战研究。1946年5月在横滨成立的四六部队,为“西太平洋区最大的陆军研究机构,是美国在日本的细菌战基地。外界知道它是防疫疫苗的生产机构”。美军第四六部队后迁建于东京陆军病院的隔壁,占地约20万平方米,内设细菌学部、化学部、昆虫部、医疗动物部、病毒部、放谢能部等。在编制上有将校级教授9人、副教授2人,相关技术人员25人,以及日本研究员100人。以美军自埼玉县每年购买老鼠的数量来判断,该部似乎目的不只是研究细菌战,而是生产细菌武器。

早自1946年3月起,小林喜作“就得到盟军总部天然资源局厚生课贝茵(译意)等的极大支持,成为盟军总部专属的实验动物业者”。七三一部队同美军达成“交易”之后,埼玉县的6000农民对饲养老鼠的生意并未因战争停止,日本军部不再收购老鼠而感到经济恐慌。新顾主美军更为慷慨,每只老鼠付35日元,可惜农民只得到每只7元,余皆被小林、小泽等中饱了。小林于1950年2月的一次集会上,有恃无恐地放言:

我曾经是石井四郎的副官,其后为调配资材来春日部的小泽处调运老鼠。现今美军取代了日本军,从事传染病的研究,原在石井部队工作的研究者也转入美军的研究机关工作。老鼠是向美军缴纳的。正因为有了石井四郎才有这个事业,需要量只有增加,希望诸位努力生产为盼。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1月底中共参战,联合国军队节节败退,美国决定实施生化战以扭转战局。当即邀请前七三一部队

P. Williams and D. Wallace *Unit 731 - Japan's Secret Biological Warfare in World War II*. New York: Free Press 1989. p273

远藤光司等前引书第69页。内容不尽相同,但较长的小林讲演载于Williams, Wallace前引书,第274—275页。

两位部队长,石井四郎中将和北野政次中将,及前日军第一细菌部队长若松勇次郎前来朝鲜视察。1951年12月5日自缅甸仰光发出的电视新闻报道:

两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官员泄露,李奇伟将军派遣前日本将军石井、北野和若松去朝鲜,乘一货船载所有必需的设备,包括霍乱细菌、导致血毒的瓦斯及鼠疫细菌。

由6位世界著名科学家,包括热爱中国文化的前年病故的李约瑟博士,于1957年3月底所组成的国际科学委员会,视察中国东北及北朝鲜后,于1952年8月底提出最后报告,曾提及:“在1952年初的几个月,报纸上曾报道石井连续两次访问南韩,而他3月份(1952年)又去南韩。”

最近的研究所得,这3位日本细菌部队中将部队长是由当时日本医师会会长田宫猛雄陪同到南北朝鲜交界的“三十八度线”,协助美军在该地的防卫,所用的细菌武器除前所提到的各种外,还有北野在七三一部队即开始研究,后在田宫猛雄协助下,利用东京大学的研究室,同美军合作共同研究成功的传染性黄疽的病原体。撒放细菌的对象是军队的炊事房、警察餐厅、党政军的宴会、城市的水池河川及高级干部住宅等5种。由于石井及其同僚的重大贡献,美军于1952年豁免日本陆军军医官佐1000余名。国际科学委员会虽未掌握今天的有力证据,但在其最后报告里,却作出正确的结论:

韩国和中国人民真的成为细菌武器的目标,这些武器被美国的武装部队的单位所采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用了很多不同的方法:一些方法似乎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陆军用的方法所发展出来的。这是科委会经过逻辑的一步一

William s,Wallace 前引书,第271页。

详见藤井志津枝:《第二次中日战争期间日本发动生物化学战重要人物之研究》,载于《日本侵华研究》1995年第23、24期合刊,第136—147页。

步所得的结论。

结 语

1931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即设立细菌部队,以中国人作活体实验,大量制造细菌武器,以鼠疫细菌为主,并研制细菌炸弹。1936年日皇裕仁亲令扩大细菌战的准备,成立七三一和一 两细菌部队。在全面侵华战争期间,日军使用细菌战杀死中国军民数十万人,其中因被做细菌实验而死的不下数万人。日军细菌战部队遍及所有占领区,人数当达两万人。此等杀人犯理应依据战后美国负责制定的纽伦堡法案,特别是“违反人性法”,在东京审判中绳之以法。但事实却相反,直到今天,这成千上万的细菌战杀人战犯还逍遥法外,不仅安享世界富国的生活,且毫无悔过之心。

日本细菌战犯的盟友纳粹医务人员,虽然他们的暴行远不及七三一部队,只做过很少数的活体解剖,也未制造鼠疫细菌,更无从事细菌战攻击英伦或美国的计划,但是他们都受到罪所应得的法律制裁。纳粹医生被处绞刑者达29人,其中有希特勒的私人医生。其他数百人被分处无期和有期徒刑。

中国人民是日军细菌战实验和实施的主要受害者,但是,日本发展细菌战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对付中国人,而是用来对付苏联人和美国人的。早于1939年在诺门坎的日苏战争,日军即实施细菌战。以后关东军自恃有此杀人利器,对未来的日苏战争颇具信心,故敢于抽调大批关东军至中国内地及太平洋作战。虽然现在日本新资料承认当塞班战争正酣之际,日军决定使用细菌战,但因老鼠数量不足而放弃。此说不足以取信,因为从老鼠的生产到感染跳蚤需时数月,当时可能是细菌数量供应不足或已撒放的少量鼠疫跳蚤又被炮火所毁灭。东条并未因塞班失陷而气馁,对扭转战局仍有

Williams, Wallace 前引书,第254页。

信心。当时日本也在研制原子弹,但其胜利的信心是基于在中国战场屡经使用之细菌战。东条的继任者亦不例外,仍不断计划以细菌武器攻击太平洋美军和美国本土。如果日本以3万个气球细菌炸弹飘往美国大陆的计划实现,其后果恐不堪设想。

关东军准备对苏作细菌战由来已久,至1945年8月初其所属细菌部队的细菌生产量总计已达1100公斤。按石井四郎估计,每公斤鼠疫菌可杀500到1000人。因此,关东军当时认为对苏作战可操胜算。未料苏军参战之速,迅即深入东北腹地,3日内,七三一部的4个支部都被苏军占领。正如山田大将在伯力法庭所说:“使我们失去了使用细菌武器来反攻苏联的可能。”今天我们都会感到幸运,由于日本未能实现大规模的细菌战,人类才免于一次可怖的灾难。

为了避免人类未来的灾难,我们必须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日本为今天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其所以致富也是由于美国蓄意培植的结果。为了以对抗苏联为主要目的的远东战略需要,美国乃不惜违反国际公法,包括自己制定的纽伦堡法,和损坏人类道德,而豁免七三一部队等所有细菌战犯,潦草结束东京审判,继而释放其他在押战犯。在70名在押的甲级战犯中,仅28名受审并判刑,但除受绞刑的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武藤章、木村兵太郎等7人外,余皆服刑未滿获释,重返政治舞台,任职日本政府。为了重建日本工商业,美国政府及麦克阿瑟饶恕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罪行,忘掉为反日本法西斯战争牺牲的美国官兵,无视日本在14年战争中屠杀中国人3000余万和掠夺破坏中国巨额财富与资源的事实,竟推翻自第一次欧战以来逐渐形成,于战后由美国鲍莱大使所制定的日本对受害国的赔偿方针和办法,停止日本赔偿,使日本得以将应付受害国的赔偿来重建日本自己的经济,使之成为今天的经济大国,再对受害国施以经济控制。

数十年来,日本从未对曾饱受侵华战争摧残的中国受害者作过公平合理的赔偿。这不仅是为了逃避战争责任,而且更为严重的

信心。当时日本也在研制原子弹,但其胜利的信心是基于在中国战场屡经使用之细菌战。东条的继任者亦不例外,仍不断计划以细菌武器攻击太平洋美军和美国本土。如果日本以3万个气球细菌炸弹飘往美国大陆的计划实现,其后果恐不堪设想。

关东军准备对苏作细菌战由来已久,至1945年8月初其所属细菌部队的细菌生产量总计已达1100公斤。按石井四郎估计,每公斤鼠疫菌可杀500到1000人。因此,关东军当时认为对苏作战可操胜算。未料苏军参战之速,迅即深入东北腹地,3日内,七三一部的4个支部都被苏军占领。正如山田大将在伯力法庭所说:“使我们失去了使用细菌武器来反攻苏联的可能。”今天我们都会感到幸运,由于日本未能实现大规模的细菌战,人类才免于一次可怖的灾难。

为了避免人类未来的灾难,我们必须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日本为今天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其所以致富也是由于美国蓄意培植的结果。为了以对抗苏联为主要目的的远东战略需要,美国乃不惜违反国际公法,包括自己制定的纽伦堡法,和损坏人类道德,而豁免七三一部队等所有细菌战犯,潦草结束东京审判,继而释放其他在押战犯。在70名在押的甲级战犯中,仅28名受审并判刑,但除受绞刑的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武藤章、木村兵太郎等7人外,余皆服刑未滿获释,重返政治舞台,任职日本政府。为了重建日本工商业,美国政府及麦克阿瑟饶恕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罪行,忘掉为反日本法西斯战争牺牲的美国官兵,无视日本在14年战争中屠杀中国人3000余万和掠夺破坏中国巨额财富与资源的事实,竟推翻自第一次欧战以来逐渐形成,于战后由美国鲍莱大使所制定的日本对受害国的赔偿方针和办法,停止日本赔偿,使日本得以将应付受害国的赔偿来重建日本自己的经济,使之成为今天的经济大国,再对受害国施以经济控制。

数十年来,日本从未对曾饱受侵华战争摧残的中国受害者作过公平合理的赔偿。这不仅是为了逃避战争责任,而且更为严重的